



王津(右)和徒弟元昊楠

近日,“故宫帅气师徒带火钟表修复行业”冲上热搜,师父王津和徒弟元昊楠修钟表时认真专注的样子被网友狂赞!原来,这对高颜值师徒正是前几年大火的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里出镜的两位钟表修复师,师父王津更是因为过硬的技艺和温文尔雅的气质,被网友称为“故宫男神”。从2019年开始,徒弟元昊楠把他们在故宫修钟表的日常发到网上,800多条精彩视频引来网友频频催更。接受记者采访时,元昊楠说:“当年这个专业很冷门,只有我一个人报名,现在我们部门也‘上新’了,不少年轻人加入,目前已增加到了7人。”

让静止的时间流动起来

“故宫男神”师徒修钟表视频引网友频频催更

壹

800多条视频展示修钟过程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六年后,网友们对文物钟表修复行业的热情仍未退去。近日,曾在纪录片里亮相的“故宫帅气师徒”王津和元昊楠又因在网络上更新的文物钟表修复视频上了热搜,不少网友赞叹:“仿佛让静止的时间又流动了起来,太治愈了!”

元昊楠说,最近的视频记录的是修复养心殿钟表的过程。这个钟表上有八仙的立体

雕刻人偶,修好后这些人偶会伴随着清脆的音乐绕着圆形齿轮转动,颇为有趣,“很多网友夸这个钟表漂亮,还有人说不和在古代的工匠对话。”

在发布的视频当中,浏览量较大的,要属瑞士的魔术人钟了,“这个钟是师父带着我修的最复杂的钟表,拆了上千个零件。它有走时、打点、打刻等足足七套系统,表演魔术的连接杆都在人物体内,空间非常狭

小,得拆下来调试之后再装进去。装的时候要非常小心,不磕不碰不挤,稍微有一点偏差都会影响表演的精度。”

元昊楠告诉记者,这个钟修了将近一年,“带着它参加荷兰的音乐钟展览时,上足发条,音乐响起,魔术师人偶开始变换杯中的彩球,屋瓴的小鸟展翅啼鸣,特别惊艳。现在这个钟在避暑山庄和故宫联合举办的展览上展出。”

贰

退休后接受返聘会一直干下去

对于徒弟拍摄视频的想法,师父王津表示很赞成,“我有时候也会帮帮忙,挺有意思的。过去传统的手艺因为受众面太小,见到的人不多。网络视频的形式让更多人能看到,我觉得很好。”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走红后,“故宫男神”王津温文尔雅的气质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

印象。1961年出生的王津,是故宫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人。1977年12月,16岁的他接祖父的班来到故宫博物院,正式成为钟表室的一名学徒。他师承故宫钟表修复第二代传人马玉良,在钟表修复部一干就是40多年。

2021年,王津到了退休的年纪,但他选择继续留在故宫,

“我的祖父、师父,他们都是退休了又接着干的。所以我也想延续这种传统,毕竟修钟表这件事我干了一辈子嘛,是有感情的,只要身体允许,我会一直干下去。”最近,他在修一件广州制的钟表,“这个钟曾经是一对的,我的爷爷修过一个,剩下的一件比较残破,一直放着几十年了,最近才拿出来。”

叁

帅气徒弟接棒成为第四代修复师

王津退休被返聘后,徒弟元昊楠作为第四代故宫钟表修复师,开始负责钟表组的所有事宜。

1981年出生的元昊楠是北京人,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,大学毕业后报考了故宫文物修复部门。“当时想要学习一门技艺,家里人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,所以就选择了去故宫。正式录取之后,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报名了钟表

修复部。”元昊楠笑着说:“这个行业当时太冷门了,我报名之前碰巧有机会去钟表修复部参观了一下,看到琳琅满目的皇家钟表精美绝伦,和我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,瞬间有了兴趣,于是就成了唯一报名的那个。”

2005年8月,元昊楠正式上班,他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:“这个行业是师承制的,上班之前我还在忐忑师父会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严厉又苛

刻。进门看到师父,他清瘦瘦,说话亲切又温和,我悬着的心才放松了下来。”

元昊楠坦言:“进故宫的时候我像一张白纸,什么都不会,所有技艺都是师父一点点教的。师父特别耐心,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,或者犯了错误,他都会认真地指出,而从不责骂。就这样我和师父慢慢熟悉,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都会和师父说,他像我的父亲,也像朋友。”

肆

做这一行性子一定要慢

师徒俩朝夕相处,不知不觉,一起工作了十几年。元昊楠说:“我和师父每天早上8点上班,下午5点下班。修钟表时往往会把时间都忘却了,一抬头发现一两个小时过去了。遇到连着几个小时都搞不定的问题,特别焦灼的话,就会起身去外面的御花园转转,看看外面的花草树木,绿油油的一片,吹吹风,等脑子清楚了,再回去继续工作。”

王津告诉记者:“做我们这行,最重要的就是耐心,性子要慢下来,不能着急。一着急很可能会在修复的过程中碰坏或者弄丢什么零件,故宫的文物都是孤品或者只有一对,千万不能弄丢或者碰坏,要不然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”

王津和徒弟一起修复

钟表时,桌子的抽屉一定是拉开的,时刻提防着细小零件的掉落。清洗生了锈的零部件,也依然沿用着过去的方法使用煤油,没使用看似“高科技”的除锈剂,“现在的除锈剂劲儿比较大,没有那么润的感觉,腐蚀性很强。这么多年习惯了煤油,用别的也没感觉比它更好。”

学徒进故宫第一年是不能动文物的,要修大量的普通座钟、挂钟、闹钟来积累经验,练习基本功,一年以后通过考核,第二年才能修文物里最简单的钟表,元昊楠至今记得第一个独立修成功的是法国的风车晴雨表,“当时风车轮外观已严重变形。我花了约一个月时间修复,看到钟表自动走时之后的那种兴奋,现在还记忆犹新。”

伍

传统技艺在碰撞中传承

2016年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片子播出时,钟表修复部还只有师徒两人在忙碌。“2017年开始,来故宫应聘的人多了起来,师父又收了三名徒弟,我收了两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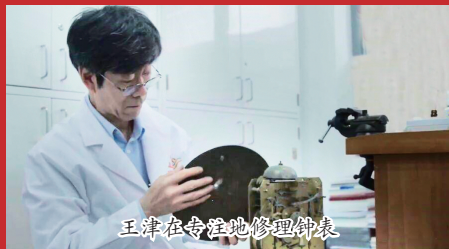
元昊楠发现,这一代的修复师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修复,而是在修复的基础上,结合专业特长,有各自的研究方向,“钟表不光是有机件的,外观上还有珐琅、铜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珠宝镶嵌等,我师妹是学珠宝鉴定的,在珠宝镶嵌还有珐琅修复上,有她自己的一套方法,所以她会先掌握机械修复的基础之上,发挥她特长弥补之前我们是学木器的,一些木头钟上的

雕架、摆件,她可以用学过的技艺进行翻模、雕刻。”

“工作室还有一位海归博士,他是学机械原理的,我们想通过他的经验,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文物钟表修复标准,从团队标准慢慢进化为行业标准,再变成国家标准。”

目前,故宫一共馆藏了1500多件文物钟表,王津修了300多件,元昊楠修了100多件,王津说:“年轻人的加入给传统技艺带来了新的活力,这项工作还将继续。文物钟表的修复是没有尽头的,每修一件,都是掌握新知识的开始,所以还是要修到老,学到老。希望未来,更多古老的钟表能再次响起穿越时代的清脆钟声。”

据《扬子晚报》 张冰晶



王津在专注地修理钟表



元昊楠在给年轻的修复师们教授技艺